

舊傳統與新典範—— 〈清明上河圖〉仿本問題的一些 思考

■ 黃瓊儀

活動於十二世紀宋朝畫家張擇端（生卒年不詳）所繪製〈清明上河圖〉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傳奇作品，不僅聞名於當時，且代代有人仿作，餘韻不絕，儼然演變成一類描繪河岸城市風土民情的題材，明清仿本尤多。本文擬從現存較多的明清時代仿本入手，探討這些統稱為〈清明上河圖〉的繪畫長卷所呈現的共同特色，試著還原明清時代的畫師們如何處理此一題材，形塑出〈清明上河圖〉的傳統。

〈清明上河圖〉明清版本概觀

明代（1368-1644）蘇州是東南人文薈萃之地，加以文化消費風氣盛行，大批職業畫家鬻畫維生，當地畫坊大量產出仿古今名家的書畫偽作，即俗稱的「蘇州片」，〈清明上河圖〉正是當時坊間流行的繪畫題材之一。¹這些〈清明上河圖〉或繫於張擇端名下，或冠

以仇英（約 1494-1552）名款，猶有眾多仿本流傳至今，本院即藏有數件明代仿本。

本院典藏傳為張擇端所作的明代仿本中，一為〈清明易簡圖〉（以下簡稱〈易簡圖〉），²一為跋有「東府同觀」的〈清明上河圖〉，編號為「故畫 1432」（以下稱〈故畫 1432〉）。³〈故畫 1432〉在卷首直接畫出



圖1 | 傳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虹橋至城門段 故畫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橫向左行的迎娶隊伍。順著河道往左為虹橋，橋上有零星攤位，再往左是面朝觀畫者的城門，主要的人潮都在虹橋至城門外（圖1），卷尾有宮苑建築與龍舟。〈易簡圖〉全卷氣氛熱鬧，結構相對緊湊，用色濃麗，具備蘇州片特色。卷首向左行的迎親隊，引導觀眾

視線順著河道一路往左。虹橋上是相連的攤位，百姓夾道目送官員出行過橋，虹橋此岸的路沖處有一廟宇。（圖2）畫卷收尾處先是有人在修繕屋頂，其後為「天津之橋」牌樓、屋舍及樹林中的士兵。兩件作品皆稱張擇端所作，結尾段落卻有較大歧異。（圖3）



圖2 |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局部 虹橋段 故畫9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代蘇州片作坊所產的仇英款〈清明上河圖〉，又見另一番光景，在城內建築著墨較多，城內段落愈畫愈長，城門內外均有不少人物活動，市井生活描繪具體，更摻入明代的江南城市風貌。本院即藏有四件世傳仇英所作的〈清明上河圖〉，其中三件編號分別為故畫 1604、1605、1606（以下由編號分指各件作品），⁴ 另一幅落款為「吳門實父仇英摹宋張擇端筆」（以下稱〈贈畫 369〉），⁵ 應作於明末清初。數件畫作內容大致如下：

卷首迎親隊，經過一戶門前，一對母子站在門口望著這一系列隊伍。（圖 4）河上有船數艘。虹橋上共四個攤位，橋上人潮熙來攘往。虹橋彼岸，三處房舍店鋪略呈斜向的品字形，敞開大門面對虹橋，橋右方的船隻多為六艘，

大小交錯，縱橫參差，右二的船隻正由船工卸下主帆，其他船隻只餘桅杆。虹橋左方停泊兩船，似是載運米糧，泊船處對面的鋪子內兩三人正在舂米。（圖 5）往左，先是一處堆竹竿的場地，有人正在門口整理竹竿。接著是城門外，鄉民圍成一圈看人賣藝，靠城門處有一座小石橋，此區自成一系。（圖 6）

進城後第一處房舍為有牌樓、匾額的學士府第，其左側為一斜向的死巷，巷子盡頭是染坊，布條均已晾在竿上。某些版本有店招如「五色染坊」（〈故畫 1605〉）、「京青染坊」（〈故畫 1604〉）。染布坊旁又是一片大戶宅邸，此一大宅院落中有一石階通向高臺上，有幾個文人在高臺上藍布平頂的棚下觀畫、下棋、論杯。（圖 7）往左是平民百姓的屋舍，



圖3 傳宋張擇端〈清明上河圖〉（故畫1432）和〈清明易簡圖〉結尾差異 a.「故畫1432」結尾為宮苑與龍舟；b.〈清明易簡圖〉後段為修繕屋頂與天津之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傅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卷首迎娶隊正好經過一戶人家門前
a.故畫1604；b.故畫1605；c.故畫1606；d.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畫卷中後段有一處工人正在修繕屋頂，其後或有若干屋舍及河道景觀。（圖8）

以上這些空間佈局、人物活動細節，且看似尋常，卻高度相似，屢見不鮮，類似場景尚可見於其他幾件仇英款的〈清明上河圖〉，如遼寧省博物館收藏、已著錄於《石渠寶笈》的仇英本（以下稱〈遼寧本〉）、⁶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的仇英款⁷（以下稱〈大倉本〉）、岡山縣林原美術館典藏、作於「萬曆丁丑孟冬朔日」（1577）的趙浙款（以下稱〈趙浙本〉），⁸以及著錄於清代吳榮光（1773-1843）《辛丑銷夏記》、數百年來均為私人收藏的仇英款（以下稱〈辛丑本〉），⁹儼然是當時通用的版本。（圖9）可見此一版本流播之廣，流傳之久（本文所引用之圖版簡稱詳表一）。



圖5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虹桥段，橋面上四個攤位，虹桥對岸聚落呈品字型排列，左方船隻前方店鋪內各有人在舂米，右方第二艘船正在收帆。
a.故畫1604；b.故畫1605；c.故畫1606；d.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城門外段落 堆竹竿場所、賣藝、石橋，此段幾乎一致 a.故畫1604；b.故畫1605；c.故畫1606；d.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|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城內段 巷內染布坊、大戶人家院內高臺及藍頂棚架 a.故畫1604；b.故畫1605；c.故畫1606；d.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中後段修屋場面 a.故畫1604；b.故畫1605；c.故畫1606；d.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 《清明上河圖》虹橋至城門段。a.辛丑本；b.遼寧本；c.大倉本；d.趙浙本。〈辛丑本〉為私人收藏，取自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，頁23；〈遼寧本〉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，取自許樂安、崔陟、李穆編，《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7，頁160-161；〈大倉本〉，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藏，〈趙浙本〉，日本岡山縣林原美術館藏，兩者皆取自板倉聖哲，〈《清明上河圖》在東亞的傳播——以趙浙畫（林原美術館藏）為中心〉，收入邱士華、林麗江、賴毓芝主編，《偽好物——16~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，頁410-431。

表一 本文所列〈清明上河圖〉列表

作者整理

作者、畫題	本幅尺寸	收藏地	編號	著錄	簡稱
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	39.7x606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432	《石渠寶笈初編·御書房》，下冊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六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	故畫 1432
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	38x673.4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990	《石渠寶笈續編·寧壽宮》，冊五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六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；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	易簡圖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28.2x439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604	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八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；《小時代的日常——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》	故畫 1604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34.8x804.2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605	《石渠寶笈初編·重華宮》，下冊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八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；《明四大家特展——仇英》；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	故畫 1605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28.6x553.5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606	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八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	故畫 1606
清人 清明上河圖	31.1x 684.4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贈畫 369	《李石曾先生贈書畫目錄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	贈畫 369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28.5 x 615.5 公分	私人收藏		吳榮光《辛丑銷夏記》、裴景福（1854-1924）《壯陶閣書畫錄》、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	辛丑本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30.5 x 987.5 公分	遼寧省博物館		《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》	遼寧本
明 趙浙 清明上河圖	28.4 x 79.3 公分	日本岡山縣林原美術館		《中國繪畫名品圖錄——林原美術館所藏品總目錄：中國繪畫篇》；《蘇州の見る夢——明・清時代の都市と絵画》；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	趙浙本
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	28.5 x 615.5 公分	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		《蘇州の見る夢——明・清時代の都市と絵画》；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	大倉本
清院本 清明上河圖	35.6x1152.8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110	《石渠寶笈初編·養心殿》，上冊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二十一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	清院本
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	34.8x1185.9 公分	國立故宮博物院	故畫 1707	《石渠寶笈初編·重華宮》，下冊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二十一）》；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	沈源本

此外，〈故畫1605〉、〈贈畫369〉、〈辛丑本〉、〈遼寧本〉等畫作，還在卷首鄉間段描繪大批戲迷爭睹野臺戲（圖10）、卷尾

背倚山水，以水域區隔出宮苑內部不同建築群，或綴以龍舟競渡。（圖11）

迄清朝，畫院都加入了重繪此圖的行列，其一為成於乾隆元年，公元1736年的清院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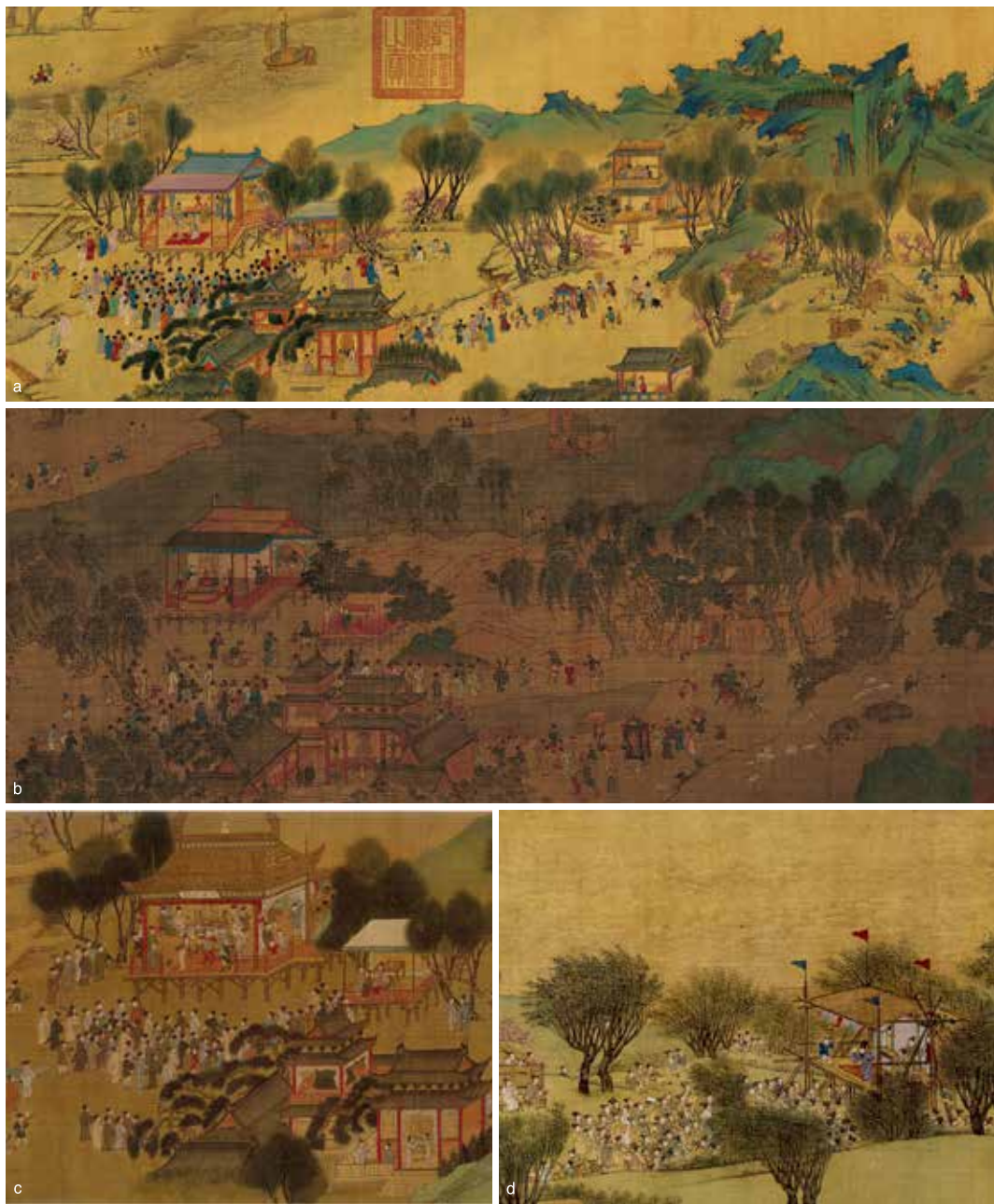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卷首野臺戲段落 a.故畫1605；b.贈畫369；c.辛丑本；d.遼寧本 故畫1605和贈畫369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；〈辛丑本〉為私人收藏，取自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，頁22；〈遼寧本〉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，取自許樂安、崔陟、李穆編，《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》，頁160-161。

〈清明上河圖〉（以下稱〈清院本〉），¹⁰ 是為本院典藏的經典作品，另一幅為沈源所作、以水墨為主的版本，此本和〈清院本〉應為一稿二本。（圖 12）據學者研究，〈沈源本〉

應為〈清院本〉的稿本，但〈清院本〉在透視方式及細節描繪上與〈沈源本〉仍見差異，¹¹ 以下以〈清院本〉為主。



圖 11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卷尾宮苑段 a. 故畫1605；b. 贈畫369；c. 辛丑本；d. 遼寧本 故畫1605和贈畫369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；〈辛丑本〉為私人收藏，取自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，頁22；〈遼寧本〉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，取自許樂安、崔陟、李穆編，《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》，頁160-161。

〈清院本〉仍沿用傳承已久的主要結構和橋段，鄉間段除了迎娶隊伍，還有舞臺側向的野臺戲。（圖13）沿河至畫面中段，虹橋橋身被刻意放大，近處清晰，遠景模糊，橋上是連成一排的攤位和熙來攘往的小老百姓，眾多壯丁在岸邊正以繚繩將船拖過橋，自成一醒目的段落。（圖14）接著鋪陳城門內外的販夫走卒、文武百業、店鋪市招，結尾處精緻唯美的宮苑建築倚山傍水，宛如仙境，畫舫數艘，或停或行，閒適的氣氛與卷首的寧靜鄉野遙相呼應。（圖15）¹²

〈清明上河圖〉素來「以景帶人」，〈清院本〉還強化「以人帶事」，畫中數千人，人人有事做，處處有「情節」，大大小小的「劇場」遍佈圖中，精準到畫中人物停格的動作瞬間。諸如學堂的師生情狀、看雜耍的孩子

們、觀書買畫的文士、雙手抬轎的侍女、化緣的僧人、擺攤營生的小販、操持家務的婦女、野臺戲前如痴如醉的戲迷、看熱鬧的鄉民……等等，眾生百態，趣味橫生，莊重詼諧兼而有之。相較於虹橋段的萬眾矚目，畫中人物則是分散在畫卷各處的繁星點點。刻意斜向的建物，像是展現畫中人生活日常的櫥窗，讓觀畫者順利窺得，營造觀畫的樂趣。

〈清院本〉以朝政清明、人民樂業的圖像，凸顯「聖人治世」的形象，呼應〈清明上河圖〉的畫旨。¹³〈清院本〉採用明人蘇州片的構圖、充滿敘事性的人物描繪，彩度較低的用色更顯雅緻，透過地平線的描寫與西洋透視法，製造出向後延伸的空間感，可以說是重構了明代蘇州片的母題與內容，¹⁴展現了中西合璧、脫胎換骨的新視野，更是皇朝盛世的「繪苑瑤瑤」。



圖12 |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虹橋段 故畫170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3 | 〈清院本〉卷首野臺戲為側向舞臺，三面觀眾的情狀一覽無遺。 故畫111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4 | 〈清院本〉虹橋段與拉絳作業 故畫111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5 | 〈清院本〉卷尾宮苑段 故畫111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6 | 傳宋張擇端〈清明易簡圖〉虹橋至城門間的染布坊、堆放竹竿及賣藝 故畫9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7 | 〈清院本〉染布坊與隔壁大戶人家院落 故畫111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大框架與潛規則——從〈清明上河圖〉幾個場景一探版本的傳抄

以上述版本而言，〈清明上河圖〉的構圖，一河兩岸與跨河大橋，卷首的迎娶隊伍和城門，由鄉至城的視線，成為此圖得以被辨識的條件。無論後人如何模仿，此一架構總是根深蒂固的框架。

只不過，張擇端原畫中的木構虹橋和迎娶隊伍，在後世仿本中均已不復舊觀。不知何時新增的場景卻被仿作者奉行不渝，例如前述仇英版中可見的堆竹竿場所、染布坊等小角落，在〈易簡圖〉、〈故畫 1432〉兩圖中同樣存在——兩圖在城門口江畔都有一處群眾圍觀看人賣藝，人群向江面呈 U 型開口，其右方皆有一隙地放置竹竿。在堆竹竿場所和虹橋之間的房舍，則見一染布坊，竹竿上已掛了兩條布，工人正要掛上第三條。（見圖 1、圖 16）這些人事物誠為後人增加，反而是明代〈清明上河圖〉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張擇端〈清明上河圖〉雖是神作，實則聞者多，見者少，當後人欲增加城內篇幅，不外乎想像、寫生，或參考坊間各式底稿，湊合稿樣，混搭成圖，即使這些稿樣源於何時何人已無從查考。除了前述的仇英版本，遼寧省博物館也典藏一件張擇端款〈清明上河圖〉，與本院所藏之〈故畫 1432〉似出於同一底本，皆著錄於《石渠寶笈》。¹⁵ 可見依照稿本作畫應是後人仿〈清明上河圖〉時常用的方式，張擇端款和仇英款均各有所依，有些場景和事件則是兩者皆具，但畫法、位置有異有同，如〈易簡圖〉的染布坊在虹橋左方，仇英款的染布坊則在城門內，前者是染布進行式，後者是完成式；堆竹竿的場所則皆在城門外。

虹橋、城門這些構成元素或因人盡皆知，在不同人筆下各有千秋，一樣的虹橋，如明代仇英本和〈清院本〉即因視點遠近差異造就不同觀感。某些段落，卻可能因同一稿本經人不斷使用，看起來無足輕重，但也漸成固定的場面和橋段，連排列位置都相差無幾，透露出它們被援引採用的軌跡。所幸這些稿本內容，尚未及於全部的店鋪內部、店招、畫中人物、山水樹石等，畫師們手上猶有活棋，使得這些畫卷終不至於完全重複。

至於〈清院本〉，從所繪人事物來看，圖中有不少大小場面取自〈遼寧本〉和〈易簡圖〉，但多經調整增刪。例如鄉間側向的野臺戲及觀眾爬上竹竿看戲一幕（見圖 13），曾在〈遼寧本〉出現過。虹橋上的攤販排列近似〈易簡圖〉，但省略大官出行、百姓夾道。明代版本中城門口附近堆放竹子的空地、修屋等場景，均已不見於〈清院本〉。染布坊雖仍保留，惟其所在處改為毗鄰活路，隔壁大戶家的花園高臺、藍色棚頂則被華麗樓宇取代（圖 17）……，類似例子不勝枚舉。

〈清明上河圖〉的大框架固然存在，在歷代後人仿作下，卻逐漸產生了某些「潛規則」，就算看起來不起眼，也非畫不可。明代畫師對仇英畫稿有樣學樣，清畫院畫家卻未完全復刻。〈清院本〉看似繼承明代版本的元素，囊括各版精華，但既非「仿」也非「摹」，寫景狀物的作法也不同。既然不囿於既有框架，明代版本中這些不成文的默契難免隨之異動，甚至被〈清院本〉畫家們捨棄了。

心有靈犀？——〈清明上河圖〉範本與仿本

自張擇端〈清明上河圖〉首作到〈清院

本〉的數百年歲月中，後人所仿的作品誠然不少，仇英款的出現則是「清明上河圖繪畫史」所不能忽略的一環。

晚明的蘇州職業畫師中頗多仿仇英風格的高手，所仿〈清明上河圖〉亦多稱仇英所作。細觀此時所產出的〈清明上河圖〉，不難發現，小至虹橋對岸右方第二艘船正在收帆、虹橋左前方店鋪都有人在舂米、城內大戶人家院內高臺上都有藍棚頂……，大至虹橋攤位等處，無論是事件、數量、景物鋪排方式幾乎一致，難道是畫師們彼此心有靈犀？

此一現象最可能的解釋，是畫師們都沿用了時人咸信為仇英所出的稿本——這份稿本既然能讓眾人信服模仿、販售購藏，自有一定的權威性。由此觀之，「仇實父摹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」應確有其事，否則仿作者繼續宣稱是張擇端所作即可，無須言必稱仇英。問題是，這個被奉為圭臬的「範本」究竟為何？

上述版本中，〈遼寧本〉與近年來才公諸於世的〈辛丑本〉，因藝術水平較高，都有論者認為仇英真蹟，¹⁶自有作為範本的條件，兩者內容差異在於，畫卷前段，〈辛丑本〉野臺戲面朝大街，戲迷背對觀畫者；旁邊另有看戲的高臺雅座，畫面下緣的戲臺對面是廟宇和鐘樓，呈三角排列，〈遼寧本〉中，野臺戲、迎娶隊與廟宇卻是從卷首依序連成一線，但彼此相去甚遠，卷首野臺戲的戲臺為側向，戲迷三面包圍戲臺，極具透視感。（見圖 10）畫卷後段，〈辛丑本〉、〈故畫 1605〉、〈贈畫 369〉等三幅畫主要內容皆是修繕屋頂、連棟房屋與藍衣女子走索表演、校場騎射演武（圖 18），以宮苑、山水收尾（見圖 11），可視為同一組。〈遼寧本〉卻在修繕屋頂後，將校場和女子走索整段替換成一大段河畔屋

舍店鋪，再接回宮苑段作結。（圖 19）

以卷首卷尾的場景安排與表現方式來看，〈辛丑本〉極有可能是〈故畫 1605〉與〈贈畫 369〉的範本，且為畫師們依賴甚深。〈遼寧本〉卻非孤例，山東青州市博物館所藏的〈清明上河圖〉以及〈清院本〉均較近〈遼寧本〉。顯然〈遼寧本〉和〈辛丑本〉各有徒子徒孫。

範本鬧雙胞，不排除一種可能——兩種版本均是出自仇英機杼。仇英繪此圖稿前，坊間流傳的〈清明上河圖〉自然多稱為張擇端所作，多年下來累積不少相關稿樣。仇英作此圖時，想必也曾爬梳、蒐羅過坊間各式稿本，彙整後逐段拼接鋪排，或重繪，或新創，或寫生。只不過，某些片段並未再三修改，便只見一款樣貌；某些段落如野臺戲等處，則可能經仇英反覆琢磨，在完稿前嘗試過多種畫法。因此，全卷大致相同，部份段落採用不同畫稿並不無可能。對追隨仇英的畫師而言，這些稿本皆出自仇英，當然均可師法，細微之處畫得再相似也不足為奇了。

明人所仿的〈清明上河圖〉，不止是個繪畫母題，還是一個制約力很高、指導性很強的稿本系統，個別作畫者的繪畫功力雖然高下有別，卻不掩蓋它們有共同範本的事實。

模仿〈清明上河圖〉——仿本與篇幅的關聯性推測

綜上所述，明代的仇英款〈清明上河圖〉實是鉅細靡遺地相似，然而幾件篇幅較短的畫作，〈故畫 1604〉、〈故畫 1606〉、〈趙浙本〉及〈大倉本〉，主要收在修繕屋頂的段落（見圖 8-a、8-c、圖 20-a、20-b），彷彿是未完待續的逗號，是否為畫師不照稿本畫，



圖 18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中後段至宮苑前女子走索表演和校場 a.辛丑本；b.故畫1605；c.贈畫369 〈辛丑本〉為私人收藏，取自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，頁22；故畫1605和贈畫369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


圖 19 〈遼寧本〉中後段的河畔屋舍後接宮苑場景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許樂安、崔陟、李穆編，《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》，頁 160-161。

自行取捨呢？按當時仿仇的畫師以仇英畫稿為宗的情形來看，此現象應非自己決定在哪停筆，而是另有原因。

由〈辛丑本〉明確的落款時間——「嘉靖壬寅年四月既望畫始，乙巳仲春上浣竟仇英實父製」（圖 21）觀之，此圖繪製時間約為 1542 至 1545 年間，是一慢工出細活的作品。仇英所繪的稿樣，不論是定稿、草稿還是棄稿，繪製期間若未全程保密，很可能在市場有需求的情況下，會有畫師迫不及待取得一段即仿作一段，導致正本未出，仿本已現。

甚至可以推測，仇英才處理到修繕屋頂附近的段落，即有畫師著手模仿，便產出只畫到此段的版本，且從者甚眾。〈故畫 1604〉與〈大倉本〉在後段修屋場景之後都多了一小段屋舍和山水，漸從城內段落淡出，不排除是他人增補，一併被當成仇英稿本。雖然不是最終版本，也已是時人認定堪為〈清明上河圖〉的基本內容。

若由現存的仇英版回溯稿本完成的順序，簡略的〈故畫 1604〉到繁複的〈辛丑本〉、〈遼寧本〉都具備的場景，應是仇英版中最早成為定稿的部份，即虹橋橋面往左至修屋這一

段。張擇端款的〈故畫 1432〉雖已見卷尾宮苑與龍舟，在仇英版中才將宮苑場景及宮門外的人物活動定調，可見仇英確曾蒐集過流傳坊間的稿本再加以重繪。〈辛丑本〉和〈遼寧本〉在野臺臺戲與宮苑段前後的差異，顯示出這幾段較晚定錨。

此外，〈故畫 1604〉與其他版本相比，虹橋右方的景物與全卷尺幅都較其他作品短少，尚未畫到虹橋彼岸右方船隻，即有可能是源自仇英早期某階段未完的稿樣。〈故畫 1606〉、〈大倉本〉和〈趙浙本〉，在對面河岸虹橋右方已見六艘船，此段的畫稿應較前者晚出。反觀〈故畫 1605〉、〈贈畫 369〉等有野臺戲和宮苑的作品，參考的稿本應近乎完成，便是首尾完整，內容豐富多樣。足見畫師所憑藉的稿本完整程度，左右了畫卷內容、篇幅長短；愈晚出的稿樣固然愈完整，仇英早期的底稿作品仍不免繼續被沿用。各種結尾完成度不同的畫卷，反映出仇英不同時期的畫稿被其他畫師摹作的狀況。

正因仇英款〈清明上河圖〉系出同源，畫師相信自己用的是仇英稿本，便聲稱「仇英實父摹（製）」，這些「仇英們」的落款倒也有



圖20 〈大倉本〉及〈趙浙本〉結尾處的修屋場景 a.大倉本；b.趙浙本。〈大倉本〉，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藏，〈趙浙本〉，日本岡山縣林原美術館藏，兩者皆取自大和文華館編，《蘇州の見る夢——明・清時代の都市と絵画》，奈良：大和文華館，2015，頁139、130。



圖21 〈辛丑本〉仇英款識 私人收藏 取自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，頁228。

所本。這也是仇英及其追隨者在舊典範下逐漸塑造出的新傳統，可謂〈清明上河圖〉的「坊間通行本」，成為其後〈清院本〉的養份來源。

結語

〈清明上河圖〉自張擇端首作以來，後世無數畫家試圖再造經典。在經典的框架下，畫師們也試圖作出各式稿本，同時嵌入他們

耳聞目見的當代城鄉風貌，每有新稿，即見仿本。〈清明上河圖〉逐漸形成一支民間畫師所宗的新傳統，仇英本即為民間仿本的第一次總結，而〈清院本〉為第二次集大成的作品。此圖也由汴河風光物換星移成江南水鄉，又華麗變身為盛世圖繪，在古今元素的融合之下，一再產生新的典範。

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研究助理

註釋

1. 邱士華，〈大家都愛「蘇州片」——「偽好物——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」特展介紹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22期（2018.5），頁4-17。本文「蘇州片」定義採用此文界定的範圍，即採用蘇州名家風格製作，或利用收傳印記、題跋標榜曾經蘇州文士收藏賞鑑的作品。
2. 〈清明易簡圖〉，前有跋「夢華陳迹」，是明代蘇州片作品，深為乾隆皇帝喜好。全圖見童文娥，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）。
3. 此本縱39.7公分，橫606公分，應為明代仿本。原著錄於《石渠寶笈初編·御書房》。可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六）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7），頁75-80；童文娥，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。
4. 本院所藏「清明上河圖」，編號依次為「故畫1604」、「故畫1605」、「故畫1606」，均為蘇州片作品，可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六）》，頁75-80，及童文娥，《繪苑瑤瑤——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》等圖錄。
5. 此圖應為清人所作，為李石曾（1881-1973）先生遺贈予故宮，1986年入藏。
6. 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，現為遼寧省博物館收藏。
7. 東京大倉集古館藏仇英款〈清明上河圖〉，實際成畫時間約為16世紀後半至17世紀前半。
8. 奈良林原美術館藏〈清明上河圖〉，該畫落款為「萬曆丁丑（1577）孟冬朔日四明趙浙製」，蘇州片作品，為日本重要文化財。有關本圖流傳至日本的始末，可參考板倉聖哲，〈〈清明上河圖〉在東亞的傳播——以趙浙畫（林原美術館藏）為中心〉，收入於邱士華、林麗江、賴毓芝主編，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8），頁410-431。
9. 此本仇英版〈清明上河圖〉，絹本設色，依落款「嘉靖壬寅年四月既望畫始，乙巳仲春上浣竟仇英實父製」可知公元1542年4月16日始畫，1545年2月上旬完稿，約歷時三年。此圖著錄於吳榮光（1773-1843）《辛丑銷夏記》、裴景福（1854-1924）《壯陶閣書畫錄》，故稱〈辛丑本〉，詳蘇州吳門畫派研究院著，〈辛丑本《仇實父模清明上河圖》卷為仇英手迹的考評〉，收入於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（蘇州：古吳軒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212。
10. 〈清院本〉（故畫1110）作者為陳枚（1694-1745）、孫祜、金昆、戴洪、程志道等五位，起稿於雍正年間而成於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絹本設色，卷首為梁詩正（1697-1763）書乾隆御題詩，並跋有「繪苑瑤瑤」，是為院藏經典作品。
11. 〈沈源本〉（故畫1707）以水墨為主，用赭色稍加鈎染，與〈清院本〉（故畫1101）僅細節略有差異。此圖作成年代不明，但應可推論是成於〈清院本〉之前，應為其稿本。詳童文娥，〈稿本乎！摹本乎！——清院本〈清明上河圖〉的學生兄弟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26期（2010.5），頁102-113。
12. 有關傳宋張擇端〈清明易簡圖〉、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（故畫1605）、清院本〈清明上河圖〉三圖，可參考童文娥，〈京華勝概——院藏清明上河圖賞析〉（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43期（2020.2），頁54-75）一文的詳細介紹。
13. 陳韻如，〈製作真境——重估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在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8卷2期，（2010冬），頁1-64。
14. 賴毓芝，〈「蘇州片」與清宮院體的成立〉，收入於邱士華、林麗江、賴毓芝主編，《偽好物——16～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》，頁399。
15. 收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張擇端款〈清明上河圖〉，畫本幅縱30.6公分，長725.6公分，與本院典藏的〈故畫1432〉畫面極相似，詳見楊勇，〈瑕瑜互見——遼寧省博物館藏《石渠寶笈》著錄的幾件「偽好物」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22期（2018.5），頁34-39。依本文介紹，此圖與本院所藏版本應是採用同一底本，但細節略見出入，畫師各有取舍。
16. 論者認為〈辛丑本〉為仇英親筆的主要理由在於，〈辛丑本〉設色、筆觸及畫面精細度較〈遼寧本〉更接近仇英手筆。且〈辛丑本〉流傳有緒，脈絡清晰可考，本圖亦經項元汴收藏，項氏為此圖之第四位藏家。此圖與收藏者的題識、印鑑亦可作為仇英真蹟的重要依據。詳蘇州吳門畫派研究院，〈辛丑本《仇實父模清明上河圖》卷為手迹的考評〉；吳國志，〈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卷之研究——著錄《辛丑銷夏記》《壯陶閣書畫錄》《仇實父模清明上河圖卷》與著錄《石渠寶笈續編》《仇英仿清明上河圖》卷比較與鑒別〉等文。以上專文詳單國強主編，《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》。

境

2020
7.10 — 9.23



勝

Embracing
Sites/Sights

近現代實景山水畫
Scenic Landscape Painting
in Modern Chinese Art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陳列室 / Galleries 202. 208. 212

